

山

城

山 城

山城

第一章	牧場區域	1
第二章	甜菜	13
第三章	大學	25
第四章	困苦の時期	40
第五章	入門	55
第六章	外交術	73
第七章	家族	88
第八章	商場	104
第九章	閃電	121
第十章	危機	136
第十一章	夏	151
第十二章	期待	169
第十三章	浪漫	193

第十四章	年輕的羅親伐	214
第十五章	柏油桶	236
第十六章	財政	251
第十七章	社交界	238
第十八章	蜜壺子	285
第十九章	送往迎來	300
第二十章	鬥場	315
第二十一章	炸彈	329
第二十二章	法律	345
第二十三章	頂點	363

第一章

牧場區域

一

橫亘大陸的大鐵路經過亞拉米多，直直地無彎曲地跨過廣闊的平原；四條完全相等的車軌，在日光中或是雨中，毫無隙罅地，光滑地，照耀地躺着，這些車軌對於小小的捷得·盧許爾彷彿是一種自然的怪產物；照他所曉得的，牠們老早就在那裏，牠們在他的小天地裏是最迷人的東西，十二部車子聯成的長長的列車，漆着優美的栗色，帶着從火車頭冒出來的黑烟的反光，和在小旋風中之塵雲，衝過這些車軌。列車裡有人——你看得見他們在窗上，站在後面月台上，一壁向你揮手，一壁消失去。有一次，一列火車開着慢車駛過來，一個客人擲一個夸德給這個站在鐵軌邊的襁褓的小孩子，這事在捷得生平中發生了難題。如果他將這個夸德顯示出來，他的老人家會拿去；但是若不顯示出來，這東西有何用處呢？

橫亘大陸的‘飛客’自卑地通知亞拉米多，火車頭在一兩

英里外的地方發出兩響長的兩響短的汽笛聲，開近車站的時候，重覆地再響出這警號，因為前面有一個交叉點。不論日夜，不論夏冬，不論陰晴，這些汽笛都在一定的時間響出，你可以藉着這些汽笛聲對錶子或是時鐘——只是小捷得從來沒見過一個錶子，至於他家裡那架時鐘，已經好久停止走動，孩子們不曉得這東西有什麼用處。火車的時間表上，亞拉米多車站名後跟着一字“h”，這個記號的意思是火車要停下來讓奧馬哈的客人下車，這記號的箭形指着東面，還有一個箭形指着西面，那是要載着到奧額迪安去的客人。但是很少有這樣的重要人物會到過亞拉米多來；並且，當小房子裡有工作須做的時候，捷得若在車站裏閒蕩，會被他的老人家所責打。

鐵路在這個牧場小孩子的生活中，像神話對於快樂點的孩子所引起的一切。牠是他的魔地毯，如意燈，薑餅屋；他的想像的對象，他所詢問的題目。火車到那裏去，坐在車上的人們是誰呢？人人都可以坐車嗎？如果不可以，為什麼不可以呢？為何這四條車軌都一齊從遠處伸張過來，車子留在軌上的時候，這些車軌怎麼會改變形狀呢？捷得的大姊麗莎對他大笑，說牠們真的并没變小一點，只是看起來是這樣罷了；但是為何看起來牠們是這樣子，還是不能明瞭。

在亞拉米多，自然并不是很有趣味的。山谷又闊又平，羣山又離得這樣遠，一個小孩子極難辨別牠們是什麼東西。樹木稀少，因為水必須從噴水井中汲取出來，水若要帶到盧許爾小

房子裏去，是用桶子盛的。牛兒太多的時候變成乏味。并且你的一生對於牠們和牠們的行動都習慣平常了。馬兒很有趣，但是捷得老人家所駕御的兩匹馬却毫無精神，像牠們的御者一般，所以有趣的只是轟響的火車，和住在車上的魔物。這些人物永遠住在車裏嗎，或是有些人們出車，有些人們入車？世上怎麼會有這樣多的人，他們除了祇是旅行以外還幹別的事嗎？火車頭怎樣工作，什麼東西弄出汽笛聲呢？在列車上，這句話什麼意思呀？鐵路不祇是捷得的魔地毯和薑餅屋，亦是他的綬字木塊哩。

火車自卑地在亞拉米多停下來載牛。巨大的火車機運載牠們，大多是在夜裡，轉轍些車子到側道上去，側道上有漆白的木頭所搭成的牛欄，帶着通到列車平面上去的軌道。牧人們會將他們的閤牛趕來，帶着許多牛的吼聲和叫聲，馬的突跳，和車夫的咒罵；裝好了牛的車門緊緊地鎖好，別個火車頭開到，於是帶着牛的吼聲和叫聲進前了，“一個屠場每點鐘四十英里地徧夜跳躍着。”

這些牛都不屬於捷得的老人家，他只是一個車夫，和一個名叫興克斯牧場主的靈巧的幫手。興克斯先生是一個紅面孔的大漢，有六千左右頭牲口，他靠着這些牲口的收入，在附近養了三位女人，他酒醉的時候毆打她們。當捷得阻碍他的路的時候，他亦打過捷得一兩次，他暴怒的時候亦打捷得的老人家；老人家却打捷得和別個小孩子來出氣。所以，他們老早就

學會去尊重權力；捷得長大一點以後，學到有掌握權力的慾望。他沒有一時能不記得在夏天早晨他必須四點鐘那樣早起床，去做辛苦的令人厭惡的雜役；沒有一時，也不在計算着怎樣離開這種的生活，而加入那些坐着火車的人們幸運的階級。

二

捷得八九歲的時候，興克斯的一個女人要去參加她的父親的葬禮，鐵路上霹靂的“飛客”受命令爲着她停止轟響的飛行。她披皮飾羽地站在月台上，帶着幾隻箱子和包裹，小捷得冒着一次挨打的危險來看看這次大事件，遙遠發生尖利的汽笛聲，栗色的長長的列車滾動過來，帶着魔幻的精確停住；一個白衣的搬夫開了一個門，走了出來，放下一隻小箱子，於是那個驕傲的貴婦人就走進去，車門在六個荒涼牧場區域的村夫凝視中的面前砰然而闔。

但是因爲某種的緣故，火車不能再開動進前。機手啦，火夫啦，司制動機夫啦，開車夫啦都在跑着——火車上有一個冒烟的車軸，一個“火熱的承軸箱”，火車必須停起來修理。對於這個饑餓的孩子，這是一種奇事，他對於“大世界”的初瞥。車門一個一個開了起來，白衣的搬夫放下他們的小箱子，車中走出來捷得短生活中的天人，他所見的這些天人，天天每點鐘都疾跑過四五十英里。穿着完全緊迫的衣服的紳士，這些衣服好

像剛從裁縫店裏，或是其它縫製這種怪物的地方，拿出來似的；紳士們帶着白淨的硬領和美麗的淡色領帶，皮鞋擦光，全無污點；面孔刮得很光滑，並且很紅潤，發出一種難解的，完全像天神般幸福的神情。這時是十月，寒冷，沒有中午的太陽；這個鄉下的頑童站在那邊，帶着悲哀的黑大的眼睛凝視着，身上只穿着兩領衣服，沒有別的——一領藍色的襯衫在他未穿以前早已被他的老人家穿破了，一條長褲子適合幾年後的他。

貴婦人們逐一地緩步進前，或是兩兩跟着走，吱吱地談話着，笑着，她們的頸上披着柔輓的皮頸裘，首飾閃光着，頭髮梳理得這樣整齊，成為內部的裝飾品。她們有雅緻地轉動的脚步在透明的絲襪裏，鞋上有華美的花紋，帶着光亮的薔薇色的面頰和甜蜜的香味，捷得估價她們的面孔和香味是配合月宮嫦娥的。她們有的帶着高貴的神情獨自走着；別的和紳士們喋語着，或是在經過的時互相交換飄亮的巧妙的回答。這是一種上流人的炫耀，在紐約第五街或是在巴黎 Bois de Boulogne 上的一個鐘頭，現在是在這個荒涼的牧場區域中。

這輛“霹靂”的火車上有一部餐車，餐車停在捷得的面前，他的眼前——只被兩片玻璃隔開——坐着一個矮肥的紳士，他的面前有三個下領，背後又是一個。捷得不曉得這位紳士所吃的東西的名字，但是美味好像佈滿他的面孔似的。閃耀的刀叉，晶瑩的杯盤，雪白的桌布，穿着白衣服櫻色和黃色的侍者跑近來服侍這個紳士——大人物們喫東西就是這樣子呀！

俄而這個矮肥的紳士走到月台上來舒適一下，與貴婦人們互相交換談諧的話；剛才他的桌邊坐着一個孩子，年紀比捷得大不到多少，但是天呵，在態度和舉止中有這樣的差異呀！他坐着，面前有一張菜單，他的媽媽坐在對面，捷得揣度他在說出他所要喫的，顯然的，他什麼東西都可以要的，他真的能够得到，捷得注視着塞進他口裏每一口食物。那間做這個牧場區域的孩子的家的木房裏，他們的牛有乳的時候，他們喫得到牛乳，和喫到那種留到現在冬天這樣久的黃芽菜和蘿蔔。捷得記不得他曾有充足的食物可喫。

終於火車夫喚出：“大家上車”，車客走進去，搬夫將他們的小箱子拿進去，猛力關閉鐵門，火車急投一下就開始爬進前了，不久就成為模糊的一黑點在灰色的塵雲中消失了。捷得走回家，去受一頓因為忘記雜役的責打，挨打後并不能損失對於他所看見的興奮。他將這事告訴他的哥哥和姊姊們，發生種種的詢問強求麗莎解釋。麗莎替興克斯先生的一位女人洗碟子和擦地板，她在那裏看見雜誌中有時髦衣服的圖樣，和貴婦人及紳士的照片，剛像捷得所見到的，雜誌中亦有這些上流人所住的都市，及其它為着他們的歡喜而製成的怪物。

這一切都靠着某種魔幻的東西，這東西叫做“金錢”。捷得懂得什麼是金錢，因為他曾被派到十字街頭的店鋪去，這些店鋪和車站，廢物，鐵路工的四間茅屋合成亞拉米多這個鄉村。他曉得你若將錢幣給店鋪的老板，老板會將你所要的東西給

你。麗莎解釋說，你要坐火車旅行亦是同樣的；你付錢給車站的人買來一張車票。一個都市亦是這樣；你可以留在那邊，而買到畫在雜誌上的一切——假如你是有錢的話。

捷得在他曉得他是在學會這個課程以前，早已學會了。老興克斯能够打他的女人的理由是他有錢，而她們却沒有。他能够打捷得老人家的理由亦是同樣。麗莎在雨中或是雪潮中必須去爲着興克斯一個女人做污穢的工作，理由是她從興克斯拿來錢，而給麗莎一點。盧許爾全家必須留在一塊荒涼的牧場區域，被塵雲埃陣所窒息，被大風雪所冰凍，理由是沒錢可以到別處去，“賺錢呀”，世界對小小的捷得，盧許爾這樣地說。

興克斯先生有錢，但是你沒法子可以從他拿得錢。一對墨西哥人曾嘗試一次，他打死了一個，將別一個縛在一支電線桿上；所以，顯明地，這法子不對。你必須到像城市那樣的地方去，那裏錢是不屬於誰的，你總能設法弄上來一點。金錢在城市裏是“已經製造”的；但是捷得對於什麼是“製造着”所包含的有最空幻的念頭。那是製造錢幣，和印出那種帶有人與水牛的圖畫的綠紙嗎？這些東西是屬於製造者嗎？這好像是有理由的。

離開鐵路十五英里地方是班那爾牧牛鎮，這個城鎮大得能够以每天停住一部火車，沙克·盧許爾·捷得的老人家，時時必須到那裏去找他的工頭，一個孩子必須跟着去，因爲這個老頭子會酒醉，而忘記包裹自己，馬兒帶他回來的時候，他會凍死。所以捷得好幾次見過這個牧牛鎮，——那裏有無窮無盡的金

錢。你看得見人們將錢放在賭院的綠桌上；賭院面街而開，很擁擠。你看得見錢落到酒店的酒櫃裏去，連有滑動門的禮節都沒有。你看得見錢付給坐在門階上的女人，女人們穿着艷色的寬袍。她們的門路上有紅燈，街道中央一支旗桿頂有一隻輝的紅燈，標明出來這些女人辛勤貿易的區域。當時是世界大戰以前的年頭，這個在荒涼的高山邊的牧場區域全無什麼禁止。牧童們着急跑來，衣袋裏有他們的薪水在燒着洞兒，這是金錢“製造”的時候。祇是，嗚呼，“製造”錢的從來不是沙克·盧許爾，掙得能夠得到些錢唯的法子是時而替人家牽馬，可以有一個銀幣向他擲來。

三

掙得的母親在他四歲的時候死去，他只有一個姿態弱衰的，低聲的，小心地點頭的，模糊的記憶，他們一共有六個兒女，四個還活着。掙得最年輕，接着是湯姆，湯姆行動遲緩，步履維艱，命運注定留在貧困裏；接着是瑪特琦，這個最美麗，命運注定她橫蠻；隨後就是麗莎，她負起母親的重擔，而維持着全家。麗莎長大得很快，從來沒修飾她的容貌，因為她日夜工作着憂慮着，斥罵着別人，并且還及時來督責她的父親。她有一個熱心道德的倉庫，她很早就揀出她最年輕的弟弟，將他看做全家最賦有才能的人；從那時以後，她就當心他，推逼他，他在世界上打開自己的路的時候，毋跟在他的後面走着。

當麗莎十六歲，捷得十歲的時候，她以她的精神的權力壓倒懶惰的老父親。一個星期六夜裏，他酒喝得半醉，開始要打捷得，麗莎在他的面前跳躍着，牠獅般暴怒着：“你敢呀！你敢呀！”沙克到現在還是敢的，但是他鑄了一個大錯而停下來凝視她；他那蒙着污點的心被他 在她的面上所看到的所震驚——厭惡被他那負着威士忌酒的呼吸所吸入，他那爛眼和參差不齊的櫻色的上髭還被酒所潤濕。麗莎熱心於舊式監理教會，她嚷出：“羞辱你！羞辱呀！”的時候，她的背後有神的權威，莊嚴，和統治權。沙克開始爭辯——并且，自然嘍，她有婦人優越——這是老人家打他的兒子最後的一次。

有一個張帳傳教的播道者到班那爾來，麗莎引誘她的父親去赴會，完成他做一個奴隸。說教者專注說到惡魔的酒，畫出栩栩如生的破產毀家的圖畫；到了改信宗教者應該走進前的時候，麗莎開始在父親的耳朵邊低語着，撞着推着，使他顯著出來 并且在他的周圍拉攏來一羣嚷着唱着的人。他們終於將他帶到懺悔者的長凳上去，而麗莎變成盧許爾家屬的指揮者了。老人家顯出衰弱的樣子的時候，她便去召集鄰人們來，在木屋的前房裏就有禱告和吟詩了。甚至她們亦在班那爾埋伏着等他，這些宗教狂的婦人跟他走進酒店，所以跟他做生意很不好，他不再受歡迎了。

現在沙克帶他的工薪回家了，麗莎不必去替興克斯的婦人做工，小捷得走好幾英里的路到學校裏去的時候，有一雙鞋

子了。捷克不久就被發現是“伶俐”的，麗莎熱狂地決定要使他受教育，夜裏，當她補綴着家裏的破襪破褲的時候，捷得溫習着他的工課，同時亦像他自己一樣幫助麗莎受教育，星期日，他忠實地學了一個主日學課，但是他對於這部份的授課不像其它日子那樣注意勤讀，捷得曉得他自己永遠不必嚷着和禱告着使自己不酒醉，他所要做的是在世界上出身，他對於教會所發現的是教會裏的人肯熱心照顧他和幫助他。

捷得十二歲，麗莎十八歲的時候，在班那爾牛鎮裏有一個著名的獄火的說教者。這個說教者的火燒遍全州，重要人物都來聽他的演講。有一個重要人物，人家低聲地說他是一個銀行家；像是命運注定一般，那人恰巧是沙克·盧許爾童年的一個遊伴。他倆頓手，沙克指出他那一排的孩子，孩子們都洗刷得很乾淨，都獻身給上帝，這個大銀行家拍拍每個孩子而說出些適意的話。

麗莎生平第一次碰見這樣地一個人物，或許這是最後一次，這家的人快要爬上那輛長程貨馬車的時候（這馬車要載他們走了長長的路程回家去），她叫他們等一刻兒，她和捷克要去拜望克拉姆巴克先生一趟。這使她的父親喫了一驚。她不將所有說的話告訴她的父親，但是叫捷得拭掉鞋上的塵埃，同時她修飾自己的頭髮，再縛好短衫上的藍絲帶，隨後他倆就走到禁酒的寄宿所去，在這個牧牛鎮上，敬神的人們都歇在這裏——一間旅館大半是酒館。

那個大人物接見他倆，麗莎戰慄地，但是勇敢地說出她的事來。捷得是他們那一縣學校裏最聰明伶俐的孩子，她幫他立身出世；但是在那荒涼的平原，一個度着不敬神的生活的僱主付給父親一點低少的薪水，那兒會有什麼機會呢？現在沙克是一個節飲的人了，四個孩子都勤勤地盡着教會的職份，克拉姆巴克先生是否肯給他們在他本城裏找得工作，那麼捷得可以進一個好點的學堂？銀行家被這個明達的少女和孩子熱切的面孔所感動，答應牢記他們。

不久就有一封信給他們了。克拉姆巴克先生解釋說他所住的那個城市齊翁變成一個“糖鎮”；一間大工廠已經建立起來，數英里周圍的農夫都學會種着甜菜。他那間銀行近日得到一塊四十畝的牧場，那是一塊不付錢而被收沒的抵押品，這塊牧場，擬定要借給沙克·盧許爾，而將他第一次的收穫納錢，照着甜菜區域各銀行所定的一條規例。克拉姆巴克并沒說出什麼緣故從前那個牧場主不能付出他那抵押品的納金，他只說若肯勤苦工作，這家的人會得到好處，并且到結局會以公道的價錢買到這塊牧場。他說明這是沙克盧許爾和銀行的事；克拉姆巴克先生自己與這事無關，除了他肯借錢給他們做路費到齊翁來。

可憐的老沙克，他的一生包含着急拉馬和修補鐵線柵，須要長久的時間才決定去從事這種無望的冒險。但是麗莎替他決定；煽動全家的人對於展開在他們面前的新生活大大興

奮起來。她將他們所決定的告訴老興克斯，對抗着他失掉最穩固的幫手的暴怒，用法律要逮捕他們來恫嚇，和每月加五元薪水的諂媚。麗莎去借來一輛馬車運載他們一點小家產到新的有希望的國土去，那裏泛流着甜菜的蜜汁；這家的人坐在貨物的上面，節省路費，他們帶着滿簍滿簍啼叫的家禽，孩子們在後面趕着這家孤寂的牛。

第二章

甜 菜

一

捷得·盧許爾前進的第二階段這樣地展開。甜菜流域與牧牛區域全不相同；這裏是肥沃的農場——雖則人們照着西方的慣例稱呼這些農場叫做“牧場”。這裡更多教堂，更有秩序，罪惡不是帶着首倡者們的坦白顯著出來。本城各報紙的廣告中“推進”人家耕種甜菜，這種耕種逼着地皮漲價。“保護和興盛”，政客和編輯們這樣地說，

西方城市中一羣大資本家曾派運動議員通過議案的人到國家財政部去，以動人的條約和更動人的銀行鈔票供給議員們，使入口的糖有了重稅。國家付五千多萬元做糖業的鼓勵券，資本家用這匹錢建設一間本國的糖廠。這個山場的各城鎮遍遍皆有矗立的巨大的磚廠，這些磚廠伸出一隻長的手臂到亞拉米多去，將沙克·盧許爾和他的家眷拉開製造牛肉，帶他們到這裏來造糖。他們做得非常巧妙，使沙克和他的家眷全不